

## 第二十四章 通過考核被錄取

女子書院錄取學生的最後一關是要面見衛夫人，雲傾和雲儀當然也不例外。

因她倆是堂姊妹，且同住在雲府，書院很體貼的把她倆排在了一起。

雲儀和雲傾在同一天到了書院，雲儀是姊姊，排在前面，等她見過衛夫人之後才有侍女將雲傾帶進去。

雲傾展目觀看，見衛夫人所居住的院子並不太大，小小巧巧，佈置精妙，院中種著數株丹桂，門前兩側分別寫著「一枝淡貯書窗下，人與花心各自香」，字體清雅別致，超逸出塵。進去後，見這裡是一間書房，一位三十多歲的美貌女子坐在案桌後，提筆正在寫著什麼。不用問，這位便是衛夫人了，丹桂女子書院的山長。雲傾偷眼打量她，覺得做為一位山長來說她長得太漂亮了，而且一點學究氣也沒有。

衛夫人慢條斯理放下了手中的筆，動作優雅。她隨意問了雲傾一些家常小事，雲傾一一回答了。

衛夫人指指雲傾面前的一個木板圍成的小箱子，「這箱子有口，恰巧可以伸進去一個孩子的小手。裡面裝的是紙條，每張紙條上會寫一個問題，問題如果回答的好，便可以進入女子書院讀書了。孩子，妳伸手進去，拿張小紙條出來。」

雲傾依著她的話伸手拿了張紙條出來，雙手遞給衛夫人，「取出來了。」

「妳沒有猶豫，也沒有摸來摸去，挑挑揀揀。」衛夫人微笑。

「我倒是想挑揀來著，可我就算摸來摸去也摸不到紙條上面寫著什麼，沒法挑呀。」雲傾孩子氣的道。

衛夫人莞爾，「是個聰明有決斷的孩子。」她打開雲傾拿出來的紙條看了，笑容漸漸斂去，輕聲說道：「應該是我的侍女弄錯了，將我隨手寫下、本該丟棄的紙條放進來了。這不是問小孩子的問題，不該出現在這裡。雲六姑娘，妳再摸一張。」

雲傾如果是個真正的孩子，這時候大概緊張得很，衛夫人說什麼她便答應什麼，可她現下真的很好奇，想知道紙條上寫的究竟是什麼，「山長，摸著什麼便是什麼吧，小孩子其實也挺懂事的。」

衛夫人見她小小年紀便這麼有主意，有些意外，微笑道：「不必再考試什麼了，我同意錄取妳。」

「謝謝山長。」雲傾向衛夫人道謝，笑容又甜蜜又乖巧。

衛夫人倒是滿喜歡她的，命人拿了茶點過來，有潔白如玉清甜爽口的桂花糖蒸栗粉糕，有香氣撲鼻的青團子，還有杏仁佛手和玫瑰餅。

「又好看又好吃呀。」雲傾拿了塊桂花糕吃著，眉開眼笑。

衛夫人看她吃得這麼開心，不自覺的也笑了。

此時從外面進來一位身材修長的青衣侍女，默默向衛夫人曲了曲膝。

衛夫人知道這是有事找她，囑咐雲傾，「妳在這裡坐一坐，我出去片刻，稍後便回。」

雲傾吃著糕餅，連連點著小腦袋，衛夫人微微笑了笑，起身出去了。

「剛才那張紙條上到底寫的是什麼呀？」雲傾心裡嘀咕。

她往屋裡瞅了瞅，見四下無人，便跳下椅子跑到衛夫人方才坐的案桌旁，蹣起腳尖，費勁的從桌上摸著了方才那紙條，展開迅速看了一遍。驀地外面隱約有腳步聲，應該是衛夫人回來了，雲傾忙把紙條放好，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。

衛夫人進來的時候，雲傾正好吃的是杏仁佛手，一邊津津有味的吃著點心，一邊對著衛夫人甜甜的笑。她皮膚白白，眼睛大大，笑起來可愛之極，衛夫人忍不住伸手摸摸她的小腦袋，溫聲道：「妳喜歡這些糕餅對不對？我讓人包了給妳帶回去。」

「不要了。」雲傾搖頭，聲音清脆中又透著稚氣，「吃吃喝喝的就行了呀，又吃又拿的，不大好。」

衛夫人莞爾。雲家這位小姑娘又漂亮又可愛，很惹人喜歡啊。

雲傾從房裡出去的時候，衛夫人望著她背影的眼神，溫柔又憐愛。

雲傾出去之後，卻沒有立即去找母親何氏，而是在外面發了會兒呆。

婦人，妳為何號啕痛哭？

大汗，你剛剛下令處死的這三個人，一個是我的丈夫，一個是我的兒子，一個是我的兄弟。

妳可以任選一人，我看在妳的面上饒他不死。

紙條上能看得清楚的只有這一段話，後面還有字跡，但已被淚水打濕，模糊不清了。

這應該不是一道題目，而是衛夫人隨手寫下，之後本應丟棄的，卻不知哪個粗心的侍女隨手將其和其他紙條一起放到了紙箱裡。怪不得衛夫人說弄錯了。

雲傾背上涼刷刷的。她曾經聽過這個傳說，前面的情形和紙條上一樣，大汗讓那婦人選，婦人說丈夫可以再找，兒子可以再生，兄弟不可復得，選擇了兄弟。大汗感動，最後把三個犯人全都赦免了。

這好像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，雲傾卻只覺得悲涼。要在自己的至親之中選擇一人，讓他活下去，讓另外兩個人去死，這是一件多麼殘酷的事。

那名婦人在做選擇的時候該痛苦到了什麼樣的地步？心裡一定在滴血啊。

雲傾忽然覺得，她前世的遭遇也算不得最悲慘的，至少比這名要在親人之間選擇一人活下去的婦人強多了。她確實不止一次面對過死亡，但她不用面對這種痛楚煎熬，不用在到底捨棄哪個親人之間猶豫徬徨……

衛夫人應該也是想起這個故事因而隨手寫下的，但她定也覺得這件事很淒慘，所以流下眼淚，打濕了字條，衛夫人一定是很善良、很心軟的女子，這點從面相上便能看出來了……

「阿稚，阿稚。」何氏柔聲叫著雲傾的名字，找過來了。

「娘，我在這裡。」雲傾聽到母親的呼喚，趕忙回神應答。

何氏出現在前方的小徑上，雲傾張開兩隻小胳膊，飛快的向母親跑了過去。

何氏蹲下身子，雲傾緊緊依偎在她懷裡。

「阿稚，考得不好嗎？」何氏見雲傾大為反常，以為她是考試沒考好所以不高興了。

母親的懷抱是如此溫暖，雲傾覺得又安心又踏實，仰起小臉笑，「不是，我考得可好了，山長說她同意錄取我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何氏又驚又喜，「娘在外面等著的時候和另外幾位已經見過山長的夫人太太們聊過天，沒有哪家的小姑娘說已經被錄取了啊，都是讓她們回家等候消息。」

「我可愛呀。」雲傾伸出兩隻白白嫩嫩的手掌托起臉頰，一臉滿足的說道。何氏大樂。

雲儀是在雲傾前面進去的，她已經可以走了，卻還沒走，說要等雲傾一起回去。來考試的小姑娘大都是由母親陪著來的，雲儀也不例外，杜氏這位雲府的當家太太今天把家務事都給放下了，特地來陪雲儀。

雲儀出來後她便想著家裡離不得她，打算要早點回去，聽雲儀說要等雲傾一起，杜氏沉下臉，「等她做什麼？」

自從因為雲湍的事鬧過之後，她對三房這一家人厭惡已極，能不見就不見，能不提起就不提起，讓她在這裡等雲傾，她哪裡肯？

「娘，妳這又是何必呢？」雲儀柔聲細語勸杜氏，「反正四叔已經起程了，事情已不可挽回，咱們再和三叔三嬸生氣又管用嗎？不如心胸寬廣些，往事已矣，別再計較了。」

杜氏恨恨，「妳是個實心眼兒的孩子，有些事娘不跟妳說，妳不明白。妳知道嗎？妳祖母本就年紀大了，妳四叔這一走，她老人家急上加急、痛上加痛，身子比從前差了许多，脾氣也比從前差了许多，時不時的埋怨這個，埋怨那個，有時也會給我臉色看。唉，妳祖母白白養大了妳三叔，到了緊要時候妳三叔卻派不上用場，也難怪她老人家會這樣。這不都是被三房害的嗎？我怎能不和他們生氣？」

雲儀委婉的道：「依我說，這可犯不上。若是娘生氣能讓四叔回來，讓祖母順心順意，那倒還罷了。可娘氣也白氣，三叔三嬸該怎麼著還是怎麼著，日子照過，那娘生這個氣又有什麼意思呢？不如跟三叔三嬸和好如初。」

雲儀是很實際的人。如果是在雲湍還沒有御前請命之前，她想的便是如何阻止雲湍，讓雲家每一個人都平平安安的，不受其害；雲湍冒失請旨了，她想的便是如何保全她的親叔叔，讓雲潛代替；現在謀劃落空，雲湍已經揚帆出海了，她又想忘記所有的不愉快，和三房重歸於好。像杜氏這樣明著暗著和三房置氣，徒勞無功，毫不利己，這種事她還真不愛幹。

杜氏不贊成，「咱們和三房和好如初，妳祖母豈不更加生氣？再說了，三房沒什麼出息，譬如說這來女子書院報名吧，妳來了，六丫頭就跟在屁股後頭也來了，這有什麼意思？妳三叔三嬸做人做事都不行。」說到這裡，杜氏想起一件事，「二丫頭三丫頭她們考不上倒也還罷了，反正這兩個人一向不學無術。倒是這六丫頭，她不是一直病著的嗎？年紀又小，又生病，竟然比阿佼考得還要好，令人不解。」

雲儀不禁苦笑。她心裡跟明鏡似的，什麼都清楚，卻不便跟杜氏說，只得柔聲勸道：「六妹妹也未必是知道我報名了才跟著來的，或許三叔三嬸從別的地方聽說

了這家書院呢？娘，若是我考上了，六妹妹也考上了，那以後我便和六妹妹一起在這裡讀書了。來這家書院報名考試的人妳也看到了，王公貴族文官武將家的千金都有，在這裡讀書定能結交到出身高貴的女子為友，這樣難道不好嗎？我和六妹妹必定要好好相處才行啊。娘仔細想想，若是我要結交好友，對方姊妹不和睦，娘可放心？」

杜氏不由得笑了，「也是，妳言之有理。」也就不再催雲儀回去了，由著她等雲傾。

看到雲傾出來，雲儀便往前迎了迎，杜氏不由自主跟在了雲儀身後。

這母女二人走過來時，剛好聽到雲傾得意的告訴何氏山長說同意錄取她了，心裡都是酸溜溜的。

雲儀也見過衛夫人了，衛夫人可沒有跟她說這句話，她還要回家靜候消息呢。

「六妹妹，恭喜妳了。」雲儀極力壓制住心中的不快，溫柔的說道。

「看不出來，六丫頭很能幹啊。」杜氏皮笑肉不笑。

雲傾不耐煩應酬這兩個人，板起小臉。

「六妹妹，咱們一起回家吧。」雲儀一臉誠懇的邀約。

雲傾當然不愛和她一路，正要想個理由回絕，卻見馮瑩中提著裙子眉飛色舞的跑過來了。

「阿稚，又見到妳了呀。」

這位小姑娘上回穿的衣衫是鴨毛般的黃色，又暖又俏皮，今天大概是覺得面見山長應該鄭重，穿了一身正紅色衫裙，跑得又急，跟盆炭火似的便朝著雲傾撲過來了。

雲傾滿喜歡她的，伸出胳膊抱住了她，兩人又蹦又跳的又說又笑，登時把雲儀晾在一邊。

雲儀盡其所能的維護著風度和笑容，但尷尬感覺卻一直圍繞著她，揮之不去。

「瑩瑩，妳跑得也太快了。」三個小姑娘追著馮瑩中過來了。

一個是馮慧中，一個是趙可寧，另外一個雲傾沒見過面，不認識。

這位雲傾沒見過面的小姑娘身材比大家略高些，眉毛又濃又密，眼睛又黑又大，透著京城閨秀少有的明快豪邁。

馮瑩中忙給雲傾介紹，「阿稚，這位是毛家的姊姊。」

那位小姑娘笑了笑，爽朗的道：「我姓毛，單名一個莧字，妳一看就年齡小，叫姊姊吧。妳叫我毛姊姊也行，莧姊姊也行。」

馮瑩中殷勤的道：「毛姊姊比我和堂姊年齡大，平時很照顧我們的。」

毛莧打趣，「所謂的照顧，就是打架的時候不使全力，手下留情。」

這話說得馮慧中、馮瑩中、趙可寧和雲傾等人拍手大樂。

幾個人說笑了一會兒，雲傾才知道毛莧是赫赫有名的毛老將軍的孫女，這才明白她方才為什麼會和馮瑩中開那樣的玩笑。真是將門虎女啊。毛莧是這些人當中個子最高、年齡最大的，雲傾聽馮氏姊妹和趙可寧都叫她毛姊姊，便也跟著叫，聲音又脆又甜。

「文官家的小閨女就是俊。」毛萇見雲傾小小年紀便已是一副好容貌，笑著說道。「也不是每個文官家的小閨女都像我這麼俊的。」雲傾笑嘻嘻，「或許我得天獨厚也說不定。」

毛萇揚眉，「文官不是應該很謙虛的嗎？」

雲傾笑，「文官確實謙虛，可文官家的小閨女不一定啊。」

毛萇等人又是跺腳又是笑，簡直樂翻了。

何氏微笑看著寶貝女兒和小姑娘們一起說笑玩鬧，對雲傾的表現滿意之極。不得不說，還是活潑愛笑的孩子更容易交到朋友。

雲儀好幾回想插嘴，她一面臉上堆起笑想要開口，一面卻又覺得小姑娘應該矜持些比較有身分，所以含笑看著雲傾、馮氏姊妹、趙可寧、毛萇，等著哪位有眼色的、有教養的姑娘看到她，先和她打招呼。

可是雲傾等人樂陶陶的，哪有人注意到她？雲儀臉上的笑容都要僵住了，都要掛不住了，也沒人看她一眼。

一旁的杜氏臉色早就是鐵青的了，雲儀到了這會兒也覺沒趣，黯然轉身，和杜氏一起走了。已經走出了很遠，她驀然回頭，看到雲傾和其餘四女還在笑鬧，不由得有些心灰意冷。

雲傾等人的笑聲遠遠的傳了過來，如銀鈴一般悅耳動聽，雲儀卻覺刺耳，臉色一沉，快步離去。

母女二人上了馬車之後，杜氏壓抑已久的怒氣登時宣洩了出來，「那幾個是誰家的女孩兒？怎地眼光如此之差，就看中了六丫頭那個小傻子，和個小傻子這般要好？呸，定是小門小戶沒見識，從沒見過大世面！」女兒被冷落被無視這件事讓她太生氣了，咒罵不休。

雲儀拿過一個靠背靠上，有氣無力的道：「我方才在旁邊聽了，那幾人有衛王府的小郡主，有毛將軍的孫女，還有會寧侯府兩位姑娘。」

杜氏立刻閉了嘴。這幾戶人家如果算是小門小戶，那京城還有豪門嗎？

「這些人怎地就跟六丫頭那麼好了呢？」杜氏不甘心的小聲嘀咕。

苦澀的感覺由雲儀內心之中一直瀰漫到唇畔，她張了張嘴，想安慰杜氏兩句，可終究沒什麼話可說，掙扎片刻，歸於沉默。

這輩子不一樣了，什麼都不一樣了，雲傾不僅沒有失去父親、孤單無助，她還上了丹桂女子書院，交上了朋友，而且都是出身不凡的朋友……

第二十五章 有人歡喜有人愁

杜氏雖有一肚子的牢騷想要發，但是見雲儀閉目養神，臉色不大好，她到底還是疼愛女兒的，便歎了口氣，不再跟雲儀嘮嘮叨叨了。

回到雲家，雲儀在房裡歇息了一會兒，想到雲佼年幼，向來嬌縱慣了，又沒考上丹桂女子書院，不知現在是不是還在傷心難過，便略梳洗了下，去找雲佼了。

誰知去了之後雲佼卻不在，小丫頭囁嚅的告訴她，「五姑娘到花園散心去了。」

雲儀見這小丫頭眼神閃爍，知道事情有異，忙也去了花園。

雲府的花園不小，雲儀到了之後一時沒找到雲佼，信步在園中走著，聽到了細細

碎碎的說笑聲，身子一震，忙躡手躡腳的過去了。

過去一看，雲儀不由得皺眉，雲佼平時是看不起雲佳、雲俏這兩個庶出堂姊的，但這時三人卻一起躲在棵辛夷樹後，偷偷摸摸的往前邊張望，雲儀順著她們的目光看了過去。

前邊是一個小小的園圃，種的卻不是普通的花，而是一種藥材，名叫白芨。這白芨有收斂止血、消腫生肌之效，花有紫紅、白、藍、黃和粉色等，植於庭院一角，也可作點綴之用。

園圃中一位少年正在採挖白芨，他身穿布衣，質地粗糙，但生著張精緻無可挑剔的面孔，就算這樣的衣著也絲毫無損他的風采，依舊是一位翩翩美少年。

雲佼和雲佳、雲俏不時低聲說笑，對著那少年指指點點。

「藥僮啊，嘻嘻，這麼好看的藥僮。」

「那位曾先生我見過，醜陋的很，也不知他從哪裡弄來這麼漂亮的藥僮，他真不配。」

「就是，曾先生哪裡配使這樣的藥僮！」

這像什麼樣子。雲儀見她的姊姊妹妹們這樣，未免心中有氣，小姑娘家怎麼能這樣呢？太不自重了。

這時雲傾笑著跑過來了，她身穿藍底白紋的衣衫，就像白雲掠過藍天似的，輕盈明媚，歡快自在。

「哎，我考上了。」她跑到阿晟面前，眉毛彎彎的，眼睛裡都是笑。

「恭喜。」阿晟含笑朝她拱拱手。

雲傾抱拳回禮，笑靨如花，「多謝，多謝。」

雲傾和阿晟做出來的禮數跟真的似的，可是他倆分明就是在玩耍。

雲佼越看越不服氣，忍耐不住從辛夷樹後跳出來，「六妹妹，妳可是雲家的姑娘，和個藥僮有什麼話可說的？」

雲佼出來了，雲佳和雲俏便也不再藏著，都從樹後出來了，「五妹妹這話有理。六妹妹，妳要顧著自己的身分才行啊。」

三人一起數落雲傾，說雲傾的不是，眼神卻有意無意的往阿晟身上瞄。

「我要好生罵罵她們！」雲傾正高興，見來了幾個搗亂的，小手一拍，要過去吵架。

「不必。」阿晟聲音冷靜清幽，如山泉在青翠樹林中流淌，「有我在。」

他自腰間抽出一把如黑木般不起眼的劍，運劍如風，姿勢優美，正往這邊走過來的雲佳、雲俏、雲佼等人只覺眼前劍氣縱橫，黑光閃閃，頸間生涼，一個個嚇得臉都白了，尖叫著轉身便逃。

雲儀忙閃身躲到一棵大樹後頭，眼見雲佼等人抹著眼淚、踉踉蹌蹌跑了，雲儀又是憐憫，又覺可氣。

偷眼望了望，只見那藥僮還劍入鞘，低頭柔聲對雲傾說著什麼，雲傾仰起小臉，笑得很甜。

这一幕讓雲儀覺得很刺眼、很難受。

雲儀還想再看，偏偏雲佼不知怎地一眼瞥見了她，哭著朝她撲過來，雲儀幽幽歎氣，拉著雲佼的手急急走了。

「這幾個人像是來看你的。」雲傾道。

「不喜歡別人看我。」阿晟不悅。

雲傾「呀」了一聲，「不喜歡別人看你嗎？那怎麼辦，以後我想看你要忍著嗎？」阿晟的笑意從唇畔蔓延至眼角，又從眼角滿溢至眉梢，「妳當然可以。」

「你方才說了，不喜歡別人看你。」雲傾眨眨眼睛。

阿晟凝視著她，輕輕的道：「妳不是別人。」妳怎麼會是別人？妳是自己人啊！阿晟神色溫柔，雲傾覺得暖洋洋的很舒服，笑咪咪的「嗯」了一聲。

阿晟拿了採挖好的白芨，和雲傾一起回去。

花園裡的小徑是由鵝卵石鋪成的，又乾淨又漂亮，雲傾故意挑純白色的鵝卵石踩，心裡快活極了，笑著說道：「我認識了幾個朋友，每個人都很好。有馮家的慧慧和瑩瑩，還有衛王府的寧寧，毛家的阿菀姊姊，在一起玩得很開心啊。」

「妳開心便好。」阿晟微笑。

見雲傾喜歡白色的石子，他童心忽起，也幫著雲傾一起踩，雲傾咯咯的歡笑起來。

雲潛和韓厚樸悠閒的散著步，遠遠看到阿晟和雲傾這般玩鬧，韓厚樸不禁微笑，「阿稚年齡小愛玩，沒想到阿晟這孩子平時沉默寡言的，玩起來也這麼幼稚。」雲潛見寶貝女兒開心歡笑自然也是高興的，「阿稚考上了女子書院了，快活得很。」過了片刻，卻道：「厚樸兄，如果阿晟是你的兒子，而不是你的藥僮便好了。」如果阿晟是韓厚樸的兒子，那他和雲傾一起玩耍，雲潛自然是放心的。但阿晟現在是來歷不明的人，暫時充做韓厚樸的藥僮，這樣的人和雲傾走得太近，雲潛心裡不踏實。

韓厚樸道：「阿晟也並不真是我的藥僮，說不定他身分並不下賤，反而很高貴呢。」雲潛搖頭道：「不是身分高貴或是下賤的問題。他對於咱們來說還是陌生人，不知信不信得過。」

韓厚樸道：「我看這孩子是好人。」

雲潛一笑，「厚樸兄，你看誰不是好人啊？在你眼裡有壞人嗎？」

韓厚樸不由得也笑了。

他這個人就是太厚道太實誠，看誰都像好人，極少會懷疑人的。

「賢弟，我怕是要回去了。」韓厚樸道：「阿稚身子已太好了，阿晟的傷也無大礙，我牽掛內子和兩個孩子，還是早日回川中吧。」

韓厚樸娶妻冷氏，生有一兒一女，兒子韓鈞，字京墨，今年已經十三歲了，女兒韓菘藍比雲傾大幾個月，今年八歲。他這回因為雲傾生病才從川中返京，和妻子兒女分離已久，可是想念得很了。

「厚樸兄要回去了嗎？我可實在是捨不得。」雲潛懽然不樂。

韓厚樸道：「我又何嘗捨得和賢弟分離？只是妻子兒女俱在川中，不得不回。」

雲潛有些氣悶，「其實京墨和菘藍這兩個孩子都是讀書的年齡，若說起讀書，還

是京城最好。男孩兒讀書有國子監、太學，女孩兒也有女子書院，老師都是一流的人才。川中雖也是人才濟濟，恐怕還是比不上京城。」

韓厚樸歎氣道：「賢弟說的對極了，確是這個道理，我和你嫂子也想過搬到京城來的，只是我們若搬回來了，便要住到靖平侯府去，你嫂子那個脾氣，和侯爺夫人及府裡那些少夫人定是合不來，會住得很煩心。而且靖平侯府多出紈褲，風氣不好，她也怕兩個孩子被帶壞了。」

「若是靖平侯府能分家便好了。」雲潛一臉憧憬。

韓厚樸悵然，「分家這種好事我是作夢都不敢想，侯爺夫人一直不肯。」

兩人同時苦笑了一下。

韓厚樸那裡是侯爺夫人盧氏不肯分家。因為韓家的規矩是諸子均分，如果要分家，韓氏族人肯定要參與，盧氏再不情願也要分家產給庶出的兒子，她哪裡能夠忍受？所以寧願一直拖著，也不把她討厭的庶子們給分出去。

而雲潛呢，他和何氏早就想搬到石橋大街去住了，可雲守篤不樂意，不點頭，雲潛不忍傷叔叔的心，只好一年又一年的在錦繡里雲府蹉跎下來。

雲傾和阿晟踩著白色石子，蹦蹦跳跳的過來了。

一個是俊美少年，一個是可愛女童，兩人看上去有種說不出的和諧之感。

「爹爹，韓伯伯！」雲傾看到雲潛和韓厚樸，一聲歡呼，便跑過來了。

「慢點兒。」阿晟跟在身後追。

「爹爹，韓伯伯，我考上女子書院了。」雲傾撲到雲潛跟前，喜孜孜的告訴他們。

「我家小阿稚真能幹。」雲潛誇獎雲傾。

「小阿稚，恭喜，恭喜。」韓厚樸笑道。

雲傾很熱心的告訴他們，「書院丹桂飄香，風景可漂亮了，老師又有學問又和氣，一看就是不打罵孩子的好老師……」

「小阿稚妳真行，這也能看出來。」雲潛和韓厚樸忍俊不禁。

「嗯，我眼神好。」雲傾得意。

雲潛和韓厚樸笑得更厲害了。

雲潛和韓厚樸在路邊的石凳上坐了，雲傾靠在雲潛身邊，繪聲繪色的把丹桂女子書院的好處、她新結交的朋友、平易近人的山長等一一講了講，她聲音清脆悅耳，童言童語，說得極為生動。

韓厚樸專心聽著，笑道：「阿稚把這書院說的這麼好，我都想讓妳菘藍姊姊也過來了呢。」

雲傾撲到他懷裡，「伯伯，你讓菘藍姊姊也到京城來呀，還有京墨哥哥，他也可以在國子監讀書。我聽爹爹說，國子監是最好的學校了，不管哪家書院也比不上。」

「伯伯再想想。」韓厚樸溫和的說道。

他也有些動心。川中雖有學校，卻遠不如京城。女子書院尤其如此，京城有像丹桂女子書院這麼講究的地方，川中卻是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閨學，閨學之中管得極嚴，又沉悶，他女兒韓菘藍並不喜歡，回家常常跟他抱怨。若是能讓菘藍和阿稚一起開開心心的上學，他這做父親的可就心滿意足了。



接下來的幾天，馮氏姊妹、趙可寧、毛萇陸陸續續得到了女子書院的通知。知道她們被錄取了，幾個小姑娘人人歡喜，約好了一起到雲府來看雲傾。衛王府、會寧侯府、毛家的帖子遞到雲府，自然是先到了王氏眼前的，王氏正和杜氏、程氏這兩個兒媳婦說著家務事，看到這幾份帖子，不由得皺眉，「衛王府，會寧侯府，毛將軍府，之前和咱家並沒有往來，她們這會子竟然送了拜帖要來看六丫頭，六丫頭面子還真是大呢。」

杜氏胸口隱隱作痛，道：「這幾家人似乎都是六丫頭在女子書院認識的。」杜氏不說這話還好，一說這個話，程氏就想到她的寶貝女兒雲佼也報名了，卻連頭兩關也沒有通過，臉便沉下來了，「從來只有男子讀書的地方才叫書院，小丫頭家上學也就是玩罷了，竟然叫什麼女子書院，好不猖狂。」

程氏的女兒雲佼是早就無法進入，杜氏的女兒雲儀卻是已經面見過山長了，覺得已經是十拿九穩，便只願意聽丹桂女子書院的好話，不愛聽壞話，於是笑著說道：「話倒也不能這麼說。讀書講學之處既為書院，這女子書院雖是教女學生的，可也是讀書之處，講學之處，對不對？那便稱得起書院。」

程氏臉色更加不好，「大嫂家的儀兒有望進入，怪不得會這麼說了。」杜氏反唇相譏，「四弟妹不會是因為妳家五丫頭沒考上，才故意說丹桂女子書院壞話的吧？」

程氏眼神陰沉的看了杜氏一眼，杜氏嚇得打了個哆嗦。程氏的眼神那麼陰暗，太嚇人了……杜氏原本還有很多話要說，可是這些話已經到了喉間，竟然不敢說出口，硬生生又憋回去了。

王氏不悅，「妳二人是嫡親妯娌，自己人之間置什麼氣？這幾家的姑娘雖說年齡小，但身世好，來頭大，妳們準備準備，好生招待，莫要丟了雲家的臉面。」杜氏趕忙答應了。

程氏雖心中不服氣，也不好當面頂撞婆婆，只好勉勉強強的點了頭。既然這幾個小姑娘不能怠慢，那就要好好招待了，杜氏準備了茶點，通知了何氏，到了幾個小姑娘來拜訪的時候也把雲家六個姑娘全叫上了，做為陪客。馮慧中、馮瑩中、趙可寧、毛萇是來找雲傾玩耍的，所以只有自己過來，並沒有大人帶著，客人是四個小姑娘，主人家卻是挺齊全的，從王氏開始，杜氏、李氏、何氏、程氏、方氏都在，還有雲家六位姑娘，濟濟一堂。

雲傾和馮氏姊妹、趙可寧、毛萇見面行過禮便坐到了一起，親親熱熱的說著話。馮瑩中性情最活潑，快活的道：「阿稚，幾天沒見妳，怪想念的呢。」雲傾嘻嘻笑，「我也想妳啊。我想妳想得每天上午都會略瘦一些呢。」馮瑩中忙仔仔細細的看她，「是嗎，我瞧瞧……阿稚，妳沒怎麼瘦啊？」雲傾摸摸自己的小臉蛋，道：「我上午略瘦一些，中午吃肉，下午便又長回來了呀。」

「撲……」馮氏姊妹、趙可寧、毛萇不由得都笑了。

杜氏、程氏等人也陪著笑了笑，臉上雖然在笑，心裡卻在怪雲傾，六丫頭有這樣的手帕交，也不知道好生介紹給她的姊姊妹妹們，委實小氣得很。唉，這小傻子般的六丫頭還挺會說笑話的呢，以前卻沒發覺。

雲佩是個好脾氣的姑娘，臉上一直掛著溫柔的笑。

雲佳、雲俏、雲佼這三個報考了女子書院卻名落孫山的女孩兒俱是心中惱火，暗自後悔，早知道不報那勞什子的書院了，真丟人，連頭兩關都沒通過，山長都沒見著！臉色便一直很不好看。

雲儀比她們三個人和悅多了，溫柔的笑著問幾位客人，「幾位姊姊面見山長的時候，不知山長問了些什麼？山長考我的是孝經。」

雲佳和雲俏平時就不喜歡雲儀，這會兒更是恨上了她。見過女子書院的山長了不起啊，竟在這裡炫耀了起來。

不僅雲佳和雲俏，連雲佼也對她的好姊姊雲儀很不滿了，暗自罵道：「哼，明知道我們沒考上，還當著我們的面說這個……」

雲儀對她的姊妹們的想法一無所知，還在笑容可掬的跟客人們說話。

毛萇性子最直爽，笑道：「我記性不好，山長問我的是什麼已經忘記了，說不上來。我們今天是過來找阿稚玩耍的。」

雲儀的問話是在和她們套近乎，但是毛萇絲毫沒考慮到這一點，開門見山就說是找雲傾玩的。

雲儀未免有幾分難堪，臉微微一紅，訕訕的道：「這幾天還在家裡等通知，是會比較無聊，出來轉轉也挺好……」

「已經有通知了。」毛萇笑，「就是有通知了，心放鬆了，我們幾個才來找阿稚玩耍的啊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雲儀大吃一驚。

王氏、杜氏也坐直了身子。什麼？已經有通知了？那為什麼……為什麼儀兒還沒接著呢？

雲儀臉色煞白，王氏、杜氏婆媳二人心裡卻是跟喝了醋似的，酸溜溜的。儀兒比她們強出不知多少倍，怎麼儀兒還沒得到通知，她們這些人卻得著了？

程氏露出了幸災樂禍的笑容。

雲佼挽住了雲儀的胳膊，親熱的問道：「四姊姊，妳想必也接到通知了吧？怎地不告訴我們？」

雲儀臉上發燒，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作答。她要是說接到通知了吧，那是明著撒謊，太不好意思了，而且撒謊總有被揭穿的時候，到了被揭穿時又該如何自處？可如果實話實說，說沒有接著通知，她的姊姊妹妹不嘲笑她才怪……

不只雲儀尷尬，杜氏這做母親的也有些難堪。還以為她的寶貝女兒雲儀比別人都聰明呢，誰知衛王府、馮家、毛家都接著通知了，她的寶貝女兒卻沒有……

雲儀難堪極了。

杜氏心裡很不舒服，真想向馮氏姊妹、趙可寧、毛萇等人發脾氣，無奈這幾個小姑娘要麼是王府郡主，要麼是侯府千金，要麼是將門虎女，個個家世不凡，得罪

不起，只好硬生生忍下了這一口惡氣。

小郡主趙可寧笑著起身，「阿稚，我們能到妳房裡坐坐嗎？」

雲傾笑道：「當然可以啊，歡迎之至。」

王氏心裡正不舒服呢，卻也沒有別的話說，眼睜睜的看著何氏和雲傾跟眾人告別，帶著幾個客人到三房去了。

何氏、雲傾和客人們離開之後，王氏沒好氣，命眾人都散了，單留下杜氏和雲儀。王氏皺起眉，不滿的道：「儀兒哪點兒比她們差了？為何她們都被錄取了，儀兒還沒信兒？」

杜氏忙安慰她道：「或許咱家的信兒送得晚。說不定明天便到了呢。」

王氏心中一陣不安，脫口說道：「不會是沒考上吧？若真的沒考上，咱家可就丟人了啊。」

雲佳、雲俏、雲佼頭兩關都沒通過，雲儀如果最終也沒被錄取，雲家可是顏面盡失。

「不會，一定不會。」杜氏臉白了白，連連搖頭。她可不願意相信雲儀沒考上，說什麼也不願意相信。她的儀兒是最出色的，小傻子雲傾都考上了女子書院，她的儀兒考不上，這怎麼可能？

「可是，衛王府、馮家、毛家都得著信兒了，咱家可是還沒動靜呢。」王氏板起臉。

杜氏一邊安慰著王氏，一邊自己心裡也犯起嘀咕來了。是啊，小傻子雲傾早就得了信兒了，衛王府、馮家、毛家也得著信兒了，如果雲儀真的被錄取了，為何遲遲沒有得到通知呢？

雲儀臉色也白了白，聲音卻還是溫柔細膩，「大約書院還沒通知到咱們吧。祖母，娘，再安心等兩天，好嗎？」

王氏眉頭緊皺，很是不滿意。

杜氏歎氣道：「事到如今也沒有別的法子，只能如此了。」

王氏、杜氏、雲儀提心吊膽，唯恐被丹桂女子書院拒絕了，心煩意亂，坐立不安，惶惶不可終日，杜氏這做母親的尤其難受，滿腹心事，就像茶壺裡煮了餃子似的，煮得熟，倒不出，無人可以傾訴。

## 第二十六章 雲儀落榜受打擊

雲傾高興的帶著自己的新朋友們在家裡四處轉了轉，到處介紹，「這是個小花園，我平時在這裡踢毽子……這是我的小書房，文房四寶什麼的都是我爹娘替我弄的，我爹專替我挑好玩的，我娘專替我挑漂亮的。」

幾人都很是羨慕，「妳的小書房可真不錯，很雅致啊。」

雲傾還特地帶她們到了韓厚樸處，「這是我伯伯，他醫術極佳，是位名醫。」

毛萇也是個愛玩的，和雲傾、馮氏姊妹、趙可寧商量了下，想要幾個人扮成病人，排著隊等韓厚樸這位名醫給診治。

韓厚樸向來溺愛雲傾，見她們幾個玩興很濃，便也由著她們了。

幾個白嫩可愛、毫無病態的小姑娘坐在小凳子上，排著隊等大夫給看病的場面，

還是很有趣味的。

本來純粹是玩耍，誰知韓厚樸看過之後卻對馮瑩中笑道：「回家讓令堂煎個山楂湯給妳，妳有些積食了。」

他又對毛萇道：「玩刀弄槍不可太過，妳靜養幾天為好，否則腿會拉傷，疼痛難忍。」

他接著告訴趙可寧，「妳這些天睡得不大好對不對？我開個藥方給妳，妳回家之後讓家人給煎好。」旋即提筆寫下方子，用的藥是柏子仁、黨參、炙黃芪、川芎、當歸、茯苓、制遠志、酸棗仁、肉桂等等。

「原來咱們真有病呀？」幾個小姑娘大開眼界。

「都是小事，不過小事也不可輕忽。」韓厚樸微笑告訴她們。

幾個小姑娘都用熱切又崇拜的眼神看著他，對這位名醫佩服之極。

衛王府、會寧侯府、毛將軍府本來以為女孩兒到雲府拜訪只是小孩子玩耍，誰知無意中還得知了自家孩子身體不舒服，被大夫給看出來了，又是意外，又覺慶幸，這幸虧是去看雲家小姑娘了，要不然還發現不了呢。畢竟孩子活蹦亂跳的，臉色又好，誰能想到身子會有問題呢？

衛王妃和蔣氏都是仔細人，趕忙又找了素日相熟的大夫給看了，知道確實沒錯，便緊著為趙可寧、馮瑩中煎藥去了。

對韓厚樸最為感激的倒是毛家，若不是有韓厚樸提醒，他們還不知道毛萇練功太過，腿都要拉傷了呢。他們馬上命毛萇靜養，這幾天不許再練功夫。

衛王府、會寧侯府、毛將軍府都感激韓厚樸，各有禮物相贈，也因此對雲傾頗有好感。

就在王氏、程氏在為雲儀是不是能考上女子書院而愁眉苦臉心亂如麻的時候，雲傾已經成為衛王府、馮家、毛家頗受器重、另眼相看的客人了。

杜氏急得嘴上都起泡了。她倒不是覺得這丹桂女子書院有多了不起，也沒有非要讓雲儀進去不可的意思，可是這已經報了名，前兩關都過了，如果最後沒被錄取，多沒面子啊。

她的儀兒打小便出類拔萃，處處比人強，上學這件事上如何能比人差了？更何況三房那個小傻子雲傾都已經被錄取了，更何況之前雲佳、雲俏、雲佼落選的時候她還很得意，如果儀兒最後進不去女子書院，她們母女二人的臉往哪兒擱？

杜氏想想自己還和程氏因為這事有過不快，更是頭皮發麻了。這要是雲儀真沒考上，程氏以後還不知會怎麼笑話她。

「六丫頭都考上了，儀兒若是考不上哪行。」杜氏越想越是頭痛，為了這個專程命人請來雲瀚，和他商量，「不如大爺出個面，去跟書院的山長說一聲，為儀兒鋪鋪路吧。」

雲瀚有些驚訝，「女孩兒家上的書院能教些什麼？還真當要考試過了才能入學不成？」

杜氏忙道：「這段時日兵部事情多，你忙忙碌碌的，家裡的事大概不知道。二丫頭、三丫頭和五丫頭都去報名了呢，前兩關都沒過去，就被書院婉言謝絕了。儀

兒比她們都強，已面見過山長了，可這面見過山長的人裡面不是個個都能錄取的。」

雲瀚發了會兒呆，「這個我卻沒聽說過。」

按說雲俏如果有什麼事，他是應該會知道的，但是雲俏考試沒通過，臉上無光，便是見到他也絕口不提，所以雲家女孩兒要上學的事他全不知曉，一直被蒙在鼓裡，現在知道一個女子書院居然這麼難進，很是吃驚，難以置信，卻也沒和杜氏多說，只道：「明天我託人去問問。」

杜氏大喜，堆起一臉笑，「這可真是太好了。大爺親自出馬，必定馬到成功的。」

雲瀚亦是自負的一笑，他公務繁忙，和杜氏商量過後便走了。

杜氏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雲儀，「妳爹爹託人去了，聽他的語氣，可以說是十拿九穩了，儀兒不必憂心。」

雲儀本來眉宇間籠罩著淡淡的哀愁，聽了杜氏的話之後卻是喜生兩腮，臉頰如點了胭脂般紅豔豔的，「爹和娘對我真好。」

她摟著杜氏撒了會兒嬌，再出來的時候心滿意足，腳步輕快，接著便去看望了雲傾。

「六妹妹，以後咱們要在一處讀書了。丹桂女子書院的同窗俱是出身不凡，咱們雲家雖是書香門第，卻也不算特別顯赫，咱們以後要姊妹和睦，彼此扶持，共同進退，同舟並濟，妳說對嗎？」雲儀溫柔又得體的說道。

雲儀不提「同舟並濟」還好，一提這個詞，雲傾的怒氣就蹭蹭蹭的往上竄。

什麼同舟並濟，有些人口中所謂的同舟並濟就是太平無事時大家一起飲酒談天，歡笑作樂，一旦風浪襲來，船可能要翻，她為了自己生存下去，能毫不猶豫的推妳下水，置妳於死地！若妳死了，她會很「好心」的為妳掉幾滴眼淚；若妳沒死，呵呵，她還能若無其事的繼續跟妳做姊妹呢，既往不咎，遂事不諫！

呸，這樣的人，誰要和她同舟並濟。

「妳接到書院的通知了嗎？」雲傾直接了當的問道。

雲儀臉色僵了僵，「暫時還沒有。」

雲傾一笑，挑釁的看著她，「等妳接到通知再說這話如何，現在說，似乎為時過早。」

雲儀眼中閃過絲難堪和不甘，咬咬嘴唇，「六妹妹，我過兩天再來找妳玩。」

「慢走，不送。」雲傾聲音清冷。

雲儀就是臉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，帶了鳴柳有些生氣的走了。

雲儀走後，雲傾命舒綠把雲儀坐過的椅子拿出去洗洗，再命小丫頭抬兩桶水來，把地清洗乾淨。

舒綠忙依著她的吩咐去叫小丫頭了。

自喜眼珠轉了轉，悄悄跟了出去，「舒綠姊姊，咱們姑娘這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舒綠抿嘴笑，「愛乾淨吧，沒什麼意思。」

自喜很用心的想了想，「四姑娘來了這一回，椅子要洗，地也要洗……」她忽然眼睛一亮，轉身便往屋裡跑。

舒綠也不明白她要去做什麼，不過屋裡有雲傾，自喜一向被雲傾管得服服貼貼的，舒綠便沒多想，做自己的事去了。

自喜進了屋子，殷勤的對著雲傾陪著笑臉，「姑娘，這盤子裡的糕點四姑娘好像動了一塊……」她低頭瞧瞧桌子上瑪瑙盤子裡的水晶桂花糕，眼睛賊亮。

雲傾不由得一笑，「糕點拿出去倒了吧。」

自喜忙把瑪瑙盤子端起來，一臉正氣，「這麼好的東西怎麼能糟蹋了呢？姑娘，我不嫌棄它，寧願吃了！」

雲傾樂，「只要不在我眼前便好。」

自喜會意，「是，姑娘。」她捧了盤子，自樂的往院子裡去了。

「自喜這個小丫頭似乎變聰明了啊。」雲傾望著窗外花樹下捧著盤子歡快吃糕餅的自喜，眼神不知不覺便溫柔了。

這個直率的、笨笨的丫頭，不管到了什麼時候，都是不會背叛她的。她不聰明，卻很忠誠，還很逗樂，能給人帶來歡笑。真是個很不錯的小丫頭啊！

雲瀚是真的很關心雲儀這個女兒，第二天便輾轉託了提舉學事司的一位官員，請他幫忙在衛夫人面前美言幾句。

這名官員不是雲瀚直接認識的，但他覺得這是件小事，而且他託的是位向來交好的同年，那同年的舅兄便是在提舉學事司任職的，這關係說來也不算疏遠了。

雲瀚和那位同年一起喝了頓酒，之後便忙起公務，將這事拋在腦後。這倒不是雲瀚不夠上心，他只是以為這件事已經託了人，必是萬無一失，不會出什麼意外了。誰知過了幾天，那同年特地找到了他，一開始吞吞吐吐的不大好意思說，弄得雲瀚莫名其妙，「這是怎麼了？」

那同年歎氣，「雲兄，說來真是慚愧，你這麼多年也不過託小弟辦一件小事，小弟無能，有負你所託啊。」

雲瀚這才想起來自己託人家的是什麼事，忙道：「難道那家書院進不去嗎？」

那同年苦笑，「那家書院的山長衛夫人也不知是什麼來頭，一個小小書院的山長，卻沒把提舉學事司的官員放在眼裡，我舅兄親自見她談起此事，她竟然不肯通融……」

雲瀚大吃一驚，「這女子好大的膽子！」

那同年神色苦惱，「也未必是膽大。雲兄，不瞞你說，這女子背後的靠山是誰不清楚，但應該很厲害，大概也就是因為靠山硬，所以才有恃無恐的。雲兄，小弟愧對你啊。」

雲瀚心中失望，卻趕忙安慰那同年道：「哪裡哪裡。這怪不得別人，只是小女運氣差，才不能如願。」

那同年又與他客套一番，再三致歉，方告辭離去了。

雲瀚一個人發了會兒呆，沒想到這麼一件小事，竟然沒辦成……想到杜氏殷勤的目光，他有些頭疼。回家怎麼交代呢？這麼件小事竟然沒辦成，顏面盡失啊。

這天雲瀚依舊很忙，卻命小廝到城東一家老鋪子買了兩只風箏，回家的時候他親自拿了這兩只風箏，一只是軟翅子鳳凰風箏，一只是大紅蝙蝠風箏，兩只風箏都是用絲絹製成的，漂亮又講究。這樣的風箏，小女孩兒見了大概都會喜歡的吧？雲瀚拿了這風箏回家，「這是給儀兒的。」

杜氏喜悅不已，一疊聲的道：「還是大爺有眼光，大爺眼光真好，這風箏多鮮亮啊，儀兒若是見到，定會高興壞了。」

她喜上眉梢，忙命人去叫雲儀，她只顧著高興，竟沒注意到雲瀚的笑容異常勉強。雲儀很快帶著侍女過來了。

「爹爹。」她笑吟吟的向雲瀚見禮，「娘都告訴我了，您是不是給我帶來了好消息？」

雲儀年齡不大，卻出落得很好，知禮懂事，乖巧得都不像個孩子。雲瀚迎上雲儀含著笑意、滿是希冀的眼神，心裡有些難受，柔聲道：「儀兒，爹爹買了兩只風箏給妳，瞧瞧喜不喜歡？」

雲儀笑得更為開懷，「喜歡。爹爹，這兩只風箏真好看，明天我便出去放，飛上天便更漂亮啦。」

雲瀚摸摸她的頭，「好，放吧。」

「看妳爹爹對妳多好。」杜氏笑得合不攏嘴。

杜氏這會兒真是心花怒放。雲瀚花心好色，她不是不知道，也因為這個生過不少氣，但是大房有三個女孩兒呢，雲瀚卻只給雲儀買風箏，可見待雲儀這嫡女格外不同。杜氏做為雲儀的母親，對雲瀚的做法別提多滿意了。

「爹爹對我太好了。」雲儀甜甜的道謝。

雲瀚卻覺口中發苦。他現在應該跟妻子、女兒說說書院的事了，可他一直開不了這個口……

雲儀猶豫了下，拉拉雲瀚的衣袖，「爹爹，書院的事如何了？」

「是啊，大爺，書院那邊說好了吧？」杜氏滿懷希望的看著雲瀚。

雲瀚努力擠出一絲笑容，「書院那邊……唉，儀兒，其實那家書院才在京城開設，教的好不好咱們根本不知道，爹爹如何放心把妳送到那裡？儀兒，咱們再看看別家的閨學，好不好？天子腳下，人才濟濟，閨學好的又不止一家……」

雲儀的笑容僵住了。

杜氏有些慌張，「大爺這是何意？難道那丹桂女子書院竟然……竟然……」她心裡一緊，眼前一黑，下面的話到底也沒有說出來。

雲瀚見妻子、女兒這個樣子，心裡更不好受，硬著頭皮說道：「這家書院我聽都沒聽說過，可見沒什麼好的。儀兒，不用再想這家書院了，我過兩天便打聽打聽哪家閨學最好，務必把妳送進去，咱們儀兒上的學校一定要比丹桂女子書院強上許多才行！」

杜氏不敢相信，「難道真的沒說好，進不去？」

雲儀似是不敢相信，顫聲問道：「爹爹，衛夫人她……不肯答應嗎？」

雲瀚心頭一陣煩，惱怒的道：「這衛夫人在京城不過是初來乍到，卻狂得很，連

提舉學事司的官員親自出面跟她說情，她也不肯破例。這衛夫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雖然尚且不知，但她脾氣性情如此強橫，不知變通，又能教出什麼好學生了？夫人，儀兒，這家書院不好，以後不用想了，咱們換家好的上。」

杜氏實在沒料到會是這樣的結果，臉也白了，嘴唇也白了，「可是我以為儀兒一定能上的，這些天我把丹桂女子書院誇得天上有地上無，儀兒若去不了，會被笑話的……」

雲儀腦子嗡嗡作響，呆呆坐到了椅子上。

杜氏見她神色不對，忙去拉她的手，「儀兒！」

雲儀的小手平時溫軟滑膩，這時卻是觸手一片冰涼，這下子可把杜氏嚇壞了，大驚失色。

「儀兒，這書院上不上的不要緊，妳可不能因為這個把自己氣著了啊！」她一把將雲儀摟在懷裡，淚水涔涔而下。

雲瀚本來心裡就抱愧，這時見雲儀這模樣，杜氏驚慌失措、傷心落淚，臉上便有些掛不住了，心道：「素日還以為儀兒是個懂事的孩子，原來也淨是會讓做父親難堪的事。我事情辦不成，自己已是很不好受了，妳們還要再來雪上加霜嗎？」他板著臉說道：「女孩兒家上學認得幾個字不做睜眼瞎子就行了，難道一定要做大學問家不成？難道定要上女子書院讀書不成？女子無德便是才，只以貞靜幽嫺為主。」他訓斥了幾句，站起身，黑著臉走了。

杜氏忙放開雲儀去追他，可雲瀚心情煩躁，走得很急，杜氏哪裡追得上？

「儀兒，妳不要再多想了，妳爹爹一定是盡力了啊。」杜氏追不上雲瀚，只好作罷，苦口婆心勸著雲儀。

雲儀柔順的應了一聲，胸中卻是一片冰冷。

重生了又能怎樣？能預知京城會有家丹桂女子書院，能預知這家書院以後會非常出名、學生都非常有前途了又怎樣，她就是報名了也進不去啊，最終也沒考上，這樣的重生有什麼意義？！

能預知未來，卻根本抓不住機會，眼睜睜的看著大好機會從眼前溜走，這是什麼樣的心痛和煎熬，又有誰能知曉……

山神廟裡，阿晟把一袋銀子扔在萬波隨面前，「你功夫現在還不行，拿上這袋銀子，拜杜氏武館的杜成仲為師，他的快刀最適合你。」

萬波隨撿起銀子，略一猶豫，「你要什麼回報？」他不相信眼前這少年是白白幫助自己的，總要有個目的吧？目的是什麼呢？

阿晟道：「等有一天你能殺得了老萬，再來問我這個問題吧。」

萬波隨羞愧無語。

此時一個身材小巧玲瓏、衣衫襤褸的女孩兒自外回來，見有生人，嚇得臉煞白。萬波隨向她伸出胳膊，女孩兒立即撲到他懷裡，兩人緊緊相依。

阿晟淡聲道：「你先把小果子安置好再去投師。她若被老萬發現，便是死路一條。」



又扔了一袋銀子給萬波隨，這自然是讓萬波隨用來安置那名叫小果子的女孩兒的。

萬波隨露出感激之色，「我師兄妹二人的性命，都是你救的。那天我飛奔回家，已有人在對小果子動手了，若我晚回去一時半刻，便會和小果子陰陽相隔。」他掂掂手中的兩袋銀子，「我現在功夫不行，可我不想白白受你的恩惠，我想為你做事。」

阿晟道：「你替我跑跑腿也好。」

他接著低聲交代了幾句話，萬波隨凝神聽著，不住的點頭。

阿晟離開之後，萬波隨也帶著他的小果子離開了。他手裡有銀子，安身不難，在附近租了一棟乾乾淨淨家什俱全的小屋子住下，把小果子安置好，便獨自去了賭場。

CRESCENT FAMILY